

《修辱》 命運 自由 抗爭

宗教電影不論好看與否，都不是大眾的一時之選。剛上映的法國電影《修辱》，是以十八世紀的修道院為背景的抗爭電影，女主角施素珊嚮往自由、堅守信念，最後精神得到解放，生活重新出發。

《修辱》改編自法國啟蒙運動文學《修女》，1966年首次被改編成電影，未上映已被禁，這次導演紀洛姆尼克樂（Guillaume Nicloux）大膽觸及議題，並修改結局，素珊命運有了轉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鳴謝：UA iSQUARE



電影有份角逐本屆柏林影展金熊獎，女主角寶蓮艾特妮（Pauline Etienne）因此角入圍法國凱撒獎最有前途新進演員的16強。「素珊就像蘆葦一樣，雖然不斷被人壓低，但從不屈服，也不會被折斷。」寶蓮接受訪問時說。電影開拍之前，她已閱讀過原著，對女主角的命運感到傷感。為了更準確詮釋這個角色，她學唱歌、練琴，甚至走入修道院，體驗修女生活。她坦言，待在修道院不過48小時，但與訪客、外界完全隔離，高牆背後的隱修生活過於單調，「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我被素珊感動。」

素珊經歷的，是一段失去自由、猶如「被困鳥兒」的生活。

高牆背後的血與淚

初看電影簡介，以為會看見修道院內一幕幕極其黑暗的場面，以為惡毒的院長會千方百計欺壓素珊，修女們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杯葛、欺負她。但，這些很日式欺凌的場面一一欠奉。電影着力於營造神聖氣氛下的那種暗湧，當中最激烈一幕是素珊被罰踩玻璃、被禁錮在小房子裡不能梳洗，但一想到這是神聖的修道院、是高舉上帝之愛的地方，便很心寒。

素珊會進去修道院，最初是自願的，但待了一段時間，她開始渴望自由，並拒絕立誓。母親無視她的意願，只因她是私生女，要求素珊待在修道院為她贖罪。素珊反抗之心強烈，想方設法離開修道院，遭新來的惡毒院長打壓，最後成功逃出魔掌，卻遇上對她有另類愛戀的院長。

又欺凌，又玩曖昧情感，難怪當初電影會被禁。寶蓮在沒有信仰的根基下演到最後，一時半刻竟難以抽離角色，她說：「我第一次在看 Screening 時，電影最後那幕（素珊回到生父身邊），正好也是拍攝的最後一場戲，我想起拍攝過程的辛苦，情感的衝擊很大，我看到淚流滿臉。」

三個結局版本

「這是我從影生涯最大挑戰的一個角色。」因為素珊是一個很內斂的人，表面上逆來順受，但內心倔強，協助素珊的神職人員在戲裡說，他也不是自願立誓，但當時的他沒有勇氣反抗，因而見到素珊不畏惡勢力的堅定意志，他也動容。

原著面世時，引起熱議，不只因思想解放這一題材的大膽，更是對信仰的一種反思。大家普遍都相信作者狄德羅有「反宗教」的傾向，小說最後分了「自述」與「附錄」兩部分，自述提到素珊成功逃脫後表示若被捉回修道院，將投井自殺，而作者在附錄則解釋《修女》一書實乃他捉弄朋友的惡作劇，他假素珊之名，去信友人求助。後來為了不讓友人過分投入其中，遂安排素珊被人收留，最後病逝。

作者的惡作劇之作反倒引起大眾關注宗教壓迫這一話題，也不知是故意為之還是無心插柳，1966年的電影版本則沿用素珊自殺這一情節，指素珊離開

修道院後不堪壓力，了結生命。「素珊的抗爭在1966年是前衛大膽的，以自殺作結合邏輯。」導演說。但如果將自殺結局放在今天，將顯得意識倒退，於是導演為素珊安排生父，最後讓她回到生父那裡，戲末隱約看到希望的曙光。在導演眼中，第一，作者狄德羅並非如大眾所想的「反宗教」，「他沒有反宗教，而是反對盲從宗教。」第二，素



珊活在十八世紀，理所當然成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如今女權漸起，抗爭勝利的故事不絕於耳，寶蓮也忍不住說，結局改編符合現代情況。至少，素珊的抗爭勝利，絕不突兀。

反思宗教信仰

除了清新女主角寶蓮，參與此片演出的還有歐洲三大影展后伊莎貝爾雨蓓和法國天氣女郎露惹絲寶歌，前者的慾望修女僅靠眼神與少量肢體動作塑造出修女在封閉環境中按捺不住的愛火，而後者則利用表情和語言打造一個面向豐富的惡毒修女。修道院是另類的社會縮影，修女在愛主的前提下各有表情，有人嫉妒、有人瘋狂、有人偽善、有人善良，諸般面孔隱藏在宗教之下，只覺人心難測。

這也讓人思考，宗教到底是甚麼？教徒信仰的又是甚麼？以上帝之名欺壓弱者是哪門子的愛？

施素珊的遭遇，其實是普羅眾生的一種折射。我們又何嘗不是活在牢籠裡？



《修辱》女主角Pauline Etienne 伍麗微攝



影評

文：張錦滿

《爸媽不在家》 小製作大格局

李安在台灣對當地電影人語重心長地說，電影要有國際大格局。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並非另一部港產片《桃姐》。《爸媽不在家》取名《ILO ILO》充分顯示導演的國際視野。菲傭很多來自 Ilo Ilo（菲律賓一個地區），而現在國際上，開始有傳媒把菲傭與 Ilo Ilo 扯在一起。該片內含多個課題，除了突出菲傭在當地的工作情況外，也涉及1997年股災、裁員潮、殘酷的教育制度（新加坡至2003年才取消體罰）等等。影片也拍下當地的跳樓自殺事件、全民沉迷4D彩票、媽媽墮入「精神導師」騙局、菲傭在星期日到美容院賺「非法」外快等。

此片還關注小孩養寵物這件小事。片中小孩沉迷玩「他媽哥池」虛擬寵物遊戲，父親覺得不妥，買了小雞回來，放在家裡的露台飼養，讓小孩與真動物建立感情。

陳哲藝觀察世情有其獨到之處，我最欣賞他在片中拍下新加坡學校施行英國式打屁股這種笞刑體罰。我相信這與他留學英國有關，他在處女作中把英國影響新加坡的文化細節表現出來，而那些小事其實並不瑣碎，而是舉足輕重、可大可小，最重要的是，該些細節可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李安希望台灣電影人有大格局，便是要有國際視野。《爸媽不在家》在五月時獲第66屆康城影展頒予金攝影機獎（只給新導演），而它也同時獲得今年康城影展的國際影評人協會頒發的費比西獎（FIPRESCI Prizes）。

此外，它又奪得第57屆倫敦國際電影節電影人才獎（頒給導演陳哲藝），至於第10屆匈牙利Miskolc（米什科爾茨）國際電影節則給予它評審團大獎和宗教人道獎。這些歐洲電影節，並非看重這部小製作表面講男孩與傭人的故事，而是看1997年國際金融風暴如何打擊新加坡的家庭，並同時帶出菲傭在當地工作的實況。《爸媽不在家》的國際大格局，內裡其實跟活地阿倫近作《情迷藍茉莉》一樣，呈現了金融海啸之後的後遺症。

我們看其他的電影節，可以看見它們的關注點並不一樣。第11屆海參崴國際電影節頒給《爸媽不在家》最佳影片獎之外，也送出最佳女演員獎（楊雁雁）。楊雁雁在《金馬獎》亦得到最佳女演員獎，她在謝詞中感謝郭寶崑，原來她跟隨的是新加坡已故國寶名師。亞洲電影促進聯盟給予它特別作品獎；至於第9屆歐亞電影節，則給了它最佳男主角獎（許家樂）。

該片在剛舉行的第50屆台灣金馬獎中有六項提名，最後勇奪四項，確實大豐收。《爸媽不在家》得到金馬獎創投基金支持，現在它於世界各地獲獎報答金馬獎。該片已獲代表新加坡角逐明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我估計它有機會入圍候選名單。

影碟別注

文：亞里安

《詭屋驚凶實錄》 嚇鬼全包围

或許，早前實在有太多「乜乜驅魔實錄」之故，連電影公司改名都改到怕貨比貨，所以這套今年由James Wan執導的《The Conjuring》，雖則同樣以驅魔為題，卻以《詭屋驚凶實錄》為片名，不想物以類聚，如果照譯英文原名，應該是「戲法」才是，到底，這是否意味驅魔本是一場人鬼鬥的戲？

James Wan成功開創《恐懼鬥室》系列之餘，亦已成為近年荷里活恐怖鬼片王之一，近期剛上畫的有《兒凶續集》，事實上，其2007年首部鬼片《奪命鬼娃》及《兒凶》系列，已成為James Wan式「鬼聲鬼戲五魁矣」，即是當中好多簽名標誌式的驚嚇元素，都屬循環再造，有迹可尋，《詭屋驚凶實錄》也不例外。

今次擺明玩真人真事改編，改編自知名靈探夫婦真實個案，故事大綱依舊十屋九凶為大前提，一家幾口不幸搬入森林凶屋，小孩與狗必最先出事，鬼出沒約凌晨三點鐘，再有神秘地牢陰氣結集，而驅魔行動組員則玩黑色幽默，沿途繼續利用一貫Old-School式鬼片包裝法，尤其簡約的弦樂布局最不變而慄，重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恐怖張力，正是James Wan的心頭好。

兩母女玩Hide & Clap捉謎藏有睇頭，導演亦將之再借用於《兒凶續集》內，變成玩Warm & Cold，至於躲於衣櫃裡的驅魔人又是似曾相識，再加上夢遊女兒頭撞櫃門，很東瀛鬼魅添加劑變奏，女靈探連場見鬼亦夠靈氣逼人。個人而言，其實序幕的鬼公仔個案，比這個詭屋驅魔故事更有吸引力，可能下次如果有《詭屋驚凶實錄》續集再將此變成新故事也說不定。

當然，一如以往，《詭屋驚凶實錄》藍光碟又再大玩全屋鬼聲大包围的好戲氛，比戲院有不一樣的驚嚇提升效果，Hide & Clap一節最有屏息以待的發揮處理，身處家居隨時變成「哈佬喂」驚凶鬼屋，小心！



銀幕短打 接近無限憂鬱的華語情色片

文：朗天

本屆康城影展國際影評人聯盟大獎及金棕櫚大獎雙料得主《接近無限溫暖的藍》（Blue is the Warmest Colour），是一部法國女同性戀電影。突尼西亞裔導演聖志激（Abdellatif Kechiche）敢於從男子角度出發，穿越可預見的「政治正確」槍林彈雨和自己的慾望之眼，把人（不限於男或女）的情慾界線和終極極端，以不保留的姿態呈現，博得讚譽。

直人（異性戀者）看學片（同性戀電影），最習慣調整態度：真愛無分性別，身體宰制男女皆然。結果當然也只能是代入，因而造成在主流男權意識依然當道的現實底下，女同性戀者性愛場面較易被接受。例如你很難想像男同性戀片在香港公映大賣，杜汶澤和古天樂在床上認真探討對方的身體，而非搞笑胡鬧。

《接近無限溫暖的藍》也有點取巧，在這方面賣了

乖，拿了「着數」。評審團有史匹堡、李安，擁有和大眾接通的品味和眼光。李安自己拍的《色戒》，床上戲參考AV公式去拍，《接近無限溫暖的藍》不能說沒有以這類床上戲為賣點的成分。

不過瑕不掩瑜，電影被很多法式知識分子討論，而且毫不做作，拍得尤其輕描淡寫，把電影的對應文本《危險關係》（Dangerous Liaisons）透過一次「溝女」對話帶出。女主角Adele（Adèle Exarchopoulos）也是以請Emma（Léa Seydoux）為她補習哲學課，拉近兩人的關係。

當然，古今中外，成王敗寇乃勢之所致，電影未獲獎時，聖志激那種其實很香港的拍攝方式（不尊重既定程序、欠薪、通宵達旦趕工等）曾飽受批評，兩名女主角也公開表示不想再和他合作。但影片在康城威



威，領獎時幾疑三為一體，俗諺：「成功是最佳的復仇！」信焉。

華語情色電影何時可以真正起步？這是接近令人無限憂鬱的問題。